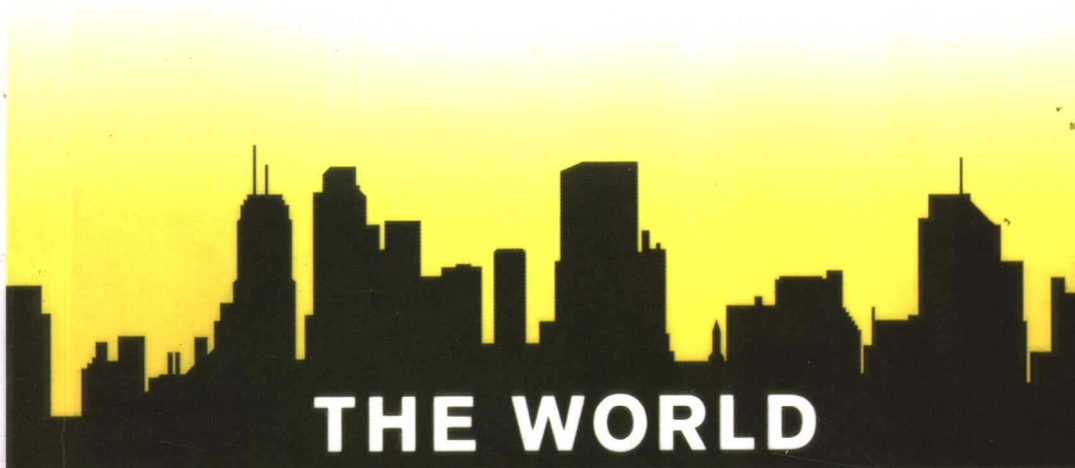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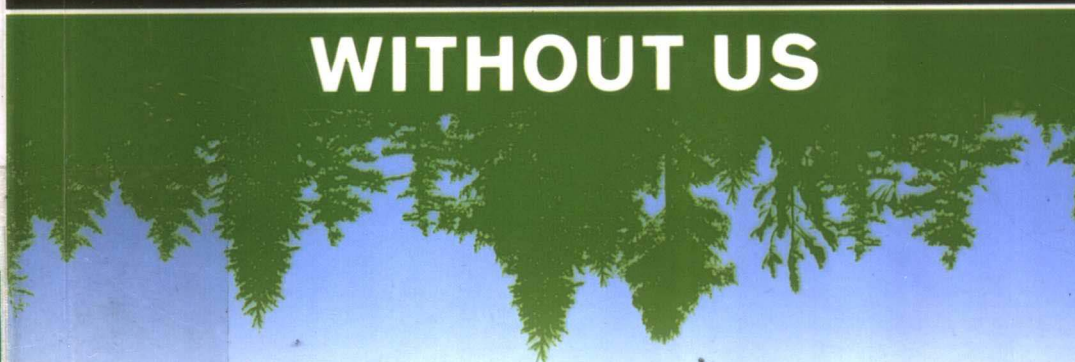
本书是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实验，是极富想象力写作的伟大创举

——比尔·麦克吉本，《深度经济》和《自然的终结》的作者

没有我们的世界



**THE WORLD
WITHOUT US**



[美] 艾伦·韦斯曼 著
赵舒静 译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X24/7

2007

没有我们的世界



【美】艾伦·韦斯曼 著

赵舒静 译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没有我们的世界/(美) 艾伦·韦斯曼著; 赵舒静译.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7. 9

ISBN978-7-5439-3360-6

I. 没… II. ①艾…②赵… III. 社会科学—教育与普及
IV. C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136540号

The World Without Us

Copyright © 2007 by Alan Weisman

Copyright licensed by The Nicholas Ellison Agency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Copyright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translation (Simplified character
rights only) © 2007 by

Shanghai Scientific & Technological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字: 09-2007-690

责任编辑: 张 树

封面设计: 徐 利

没有我们的世界

[美] 艾伦·韦斯曼 著

赵舒静 译

出版发行: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武康路2号

邮政编码: 200031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常熟市人民印刷厂

开 本: 660X990 1/16

印 张: 20.25

字 数: 291 000

版 次: 2007年9月第1版 2007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978-7-5439-3360-6/G · 907

定 价: 38.00元

<http://www.sstlp.com>

本书部分章节已刊登于《发现》杂志和《洛杉矶时报》杂志

纪念索尼亚·玛格丽特

永恒的爱

来自没有你的世界

天虽长，地虽久，
金玉满堂应不守。
富贵百年能几何，
死生一度人皆有。

The firmament is blue forever, and the Earth
Will long stand firm and bloom in spring.
But, man, how long will you live?

Das Firmament blaut ewig, und die Erde
Wird lange fest steh'n und aufblüh'n im Lenz.
Du aber, Mensch, wie lange lebst denn du?

——李白/汉斯·贝特格/古斯塔·马勒
中国长笛：
第一乐章：“愁世的饮酒歌”
《大地之歌》

序

猴之公案^①

2004年6月的一个清晨，棕榈叶的屋檐下，安娜·玛丽亚·桑提背靠一根柱子坐着。她皱着眉头看着马扎拉卡的同族人，和他们那位于柯纳布河（亚马孙河上游厄瓜多尔境内的支流）之上的村落。安娜·玛丽亚已年过古稀，除了头发依然乌黑浓密之外，整个身体犹如一颗干瘪了的豆荚。她灰色的眼眸犹如两条灰白的鱼儿，困在她脸部深凹的黑暗漩涡之中。她用盖丘亚族人的方言和濒临消失的萨帕拉语责骂她的侄女和孙女们。拂晓后没过一个小时，她们和村里的所有人都醉倒了，唯有安娜·玛丽亚还是清醒的。

这是“冥加”仪式，在亚马孙语中是“建立新农屋”的意思。40个赤脚的萨帕拉印第安人挤在一起围成圈，坐在长凳上，其中有几个脸上还抹了油彩。男人要出去砍伐和焚烧树木，来为安娜·玛丽亚的弟兄清出一片种植木薯的场地，于是大家痛饮“奇啞酒”，为男人祈福。虽还是孩子，他们也用陶制的碗啜饮着乳白色的发酵啤酒。萨帕拉妇女成天都在咀嚼木薯的果肉，果肉在唾液的作用下发酵，酿成了这种啤酒。两个用草绳编辫子的女孩从人群中穿过，往碗里斟满“奇啞酒”，端上鲑鱼肉拌成的稀粥。年长者和客人可以享用一块块煮成巧克力颜色的肉。

① 公案：佛教禅宗用语，指以似是而非的形式出的谜语，能帮助思索，获得直觉性的认知。现泛指疑难案件。

但是安娜·玛丽亚·桑提——最年长的一个，却什么都没有吃。

尽管其他民族都已经奔向新的千年，萨帕拉族却还未进入石器时代。他们相信自己是蜘蛛猿的后代。他们过着和猿猴一样的生活，依然居住在树林中，砍下棕榈树的树干和白粉藤的藤蔓来支撑棕榈树叶编制而成的屋顶。在种植木薯之前，他们最主要的蔬菜是棕榈树的树心。他们撒网捕鱼，用竹制的标枪和吹箭筒猎杀獾、野猪、野鹑和凤冠雉，以此方式获取蛋白质。

他们依然维持着这样的生活方式，但是捕猎的资源已经所剩无几。安娜·玛丽亚说，当她的祖父母还年轻的时候，尽管萨帕拉族是当时亚马孙流域最大的一个部落，沿河而建的村落中住着20万人口，但这片森林养育他们全然不在话下。可是后来，遥远的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的这个世界——或者说其他任何人的世界，都今非昔比了。

这件大事便是亨利·福特发现了批量生产汽车的方法。对充气轮胎的需求使得雄心勃勃的欧洲人在每一条适合航行的亚马孙支流中逆流而上，强占种植橡胶树的土地，强抓劳动力抽取树的汁液。在厄瓜多尔，欧洲人得到了住在高地的盖丘亚族印第安人的协助——他们早先听过西班牙传教士的福音传教，乐于帮忙把那些住在低地的、不信上帝的萨帕拉族的男人们绑在树上，强迫他们不停劳动直至死亡。萨帕拉的妇女和少女被视为生育机器和性奴隶，强奸的暴行夺走了她们的生命。

到19世纪20年代，东南亚的橡胶种植减小了南美乳胶的市场份额。橡胶带来了种族大屠杀，在此期间幸免于难的一二百个萨帕拉族人躲藏了起来。有些假装盖丘亚族人，居住在抢占他们土地的敌人中；其他的一些逃到了秘鲁。官方认为厄瓜多尔的萨帕拉族人已经灭绝。1999年，在秘鲁和厄瓜多尔结束了长期以来的边界纠纷问题之后，有人发现一个来自秘鲁的萨帕拉族巫师在厄瓜多尔的丛林中行走。他说，他最终得以见见他的亲人。

重新发现厄瓜多尔的萨帕拉族人对人类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政府承认了他们的领土主权——尽管只是祖先土地的一小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批准他们复兴文化、传承自己的语言。此时，使用这种语言的

人只剩下4个，安娜·玛丽亚·桑提便是其中之一。他们曾经熟知的森林几乎已经无迹可寻：从占领他们土地的盖丘亚族人那里，他们学会了如何使用铁制弯刀砍伐树木，如何焚烧树桩以便种植木薯。每次收获之后，这块土地就得休耕好几年；四面八方，高耸入云的繁茂森林都被之后生长出来的纤细的月桂树、木兰和柯巴棕榈树所取代。如今，木薯被制成“奇喳酒”，成了他们日常的主食。萨帕拉族人幸存到了21世纪，不过，他们是醉醺醺地迈入新纪元的，而且以后也将一直如此。

他们仍然保持着狩猎的传统，但男人们奔走一天也没找到獾，甚至连只野鹑也没有，于是他们不得不射杀蜘蛛猿。在过去，食用蜘蛛猿的肉可是件大逆不道的事。安娜·玛丽亚再一次用她那瘦小、失去了拇指的手掌推开了她孙女们端来的盛有褐色肉块的碗。她拒绝食用煮熟的猿肉，朝它抬了抬疙疙瘩瘩的下巴。

“我们要是连自己祖先都吃，”她说，“那我们还算什么呢？”

*

森林和热带草原曾是我们的家园，但现在，很少有人还能感受到我们与动物祖先之间的纽带。尽管人类与灵长类动物分道扬镳的现象最初出现在另一片大陆上，但亚马孙萨帕拉族人的所作所为依然值得我们去关注。我们对安娜·玛丽亚所说的话越来越有感触了。虽然我们没有被迫成为嗜食同类的妖魔，但是，难道逃避未来我们就可以不去面临可怕的抉择吗？

二三十年以前，人类逃过了核战争的毁灭。幸运的是，我们还能继续躲避核威胁和其他大规模的恐怖行为。不过现在，我们总是询问他人：我们是不是一不留神就吞下了有毒物质，或是使得全球气候变暖了？我们也这样问自己。我们滥用水资源和土地资源，导致资源的日益枯竭；我们还滥杀动植物——而它们呢，或许永远地消失了。一些权威人士称，我们这个世界有朝一日会一片荒芜，乌鸦和老鼠在野草中穿梭，彼此掠食。若世界真的变得如此糟糕，就算以我们自吹自擂的超群智力，又何以知道人类一定能成为坚强的幸存者？

事实是，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十分固执，不愿意接受这种最糟糕的

可能，也从未认真思考过对未来的种种猜想。求生的本能让我们变得软弱可笑——我们一直否认和忽视那些灾难性的凶兆，害怕它们会把我們吓得浑身发软。

如果那种本能只会令我们一味等待，那就太糟糕了。如果它能使我們抵御凶兆数量的攀升，那就是件好事了。人们对生的希望疯狂而固执，不止一次地编造出在废墟中得以拯救的奇幻故事。现在，让我们来尝试一个新的实验吧：假设最糟糕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人类的灭绝不可避免，不是因为核灾难，不是因为小行星撞地球，也不是因为其他任何能引发生物大规模灭绝的事件，就算是幸存下来的物种也面目全非、濒临死亡。生态问题让人们做出了可怕设想，在这类假想中，人类会在痛苦中慢慢消亡，与此同时也把许多其他生物拖下了水……然而，人类的灭绝却也不是因为这个。

我要说的与上面这些都不一样。在我所要描绘的图景中，我们所有人将会突然消亡。就在明天。

这事儿或许没有可能，但若是建构一个论点，倒也不是全然没有可能。假设说有一种人类特有的什么病毒——自然的病毒或是某些人怀着邪恶的目的制造出来的病毒——令我们遭受了灭顶之灾，而其他生物却毫发无损，或是哪个仇恨人类却才华出众的奇才以什么手段攻击了人类区别于大猩猩的那3.9%的独特DNA；再或是他想出什么绝招使人类无法产生精子，也有可能是耶稣或者外星人将我们带走，要么升到了荣耀的天国，要么被关在宇宙中的某个动物园里。

看看你身边的世界。看看你的房子、你的城市、周围的土地，还有脚下的人行道和人行道下方的土壤。想象它们都原地不动，独独少了我们人类的模样。把我们去掉，看看剩下的事物。如果大自然中剩下的事物和我们的同胞生物突然摆脱了人类所给予的无情压力，它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要过多久，气候才能够恢复到我们发动引擎之前的样子呢？

多久之后，大自然才能收复失地，让伊甸园恢复到亚当或能人出现之前的容貌和气息呢？大自然可能抹去我们曾经生活在这里的所有痕迹

吗？它将如何吞噬我们庞大的城市和公共设施，如何将不计其数的塑料制品和有毒的人工合成材料转化成良性的基本元素呢？会不会有些物质实在违背自然生态，无法被大自然同化呢？

还有，我们最杰出的创造物——我们的建筑、艺术和灵魂的展示又会如何呢？它们真的会永恒么，能留存到太阳膨胀、地球熔为灰烬的那一天吗？

甚至是在那之后，我们会不会在宇宙中留下些模糊却永恒的印痕，让持久的印记光彩熠熠地反映出地球上的人类文明？我们在行星间留下的印记又能否表明，我们曾经居住在这里呢？

为了知道没有我们的世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我们必须关注眼前的这个世界。我们无法进行时空穿梭，而化石所记录下的不过是一小段不完整的历史罢了。但是就算记录是完整的，未来也未必如实地反映过去。有些物种在我们手中彻底灭绝，它们或它们的DNA很可能从此完全消失。我们做的有些事情是不可挽回的，但若假设我们一开始就未能进行进化，那么一个没有我们的世界将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或许也不会有这么大的不同吧。大自然曾历经了更为糟糕的毁灭，但又让荒芜的一片重现生机。即使是今天，地球上仍然有那么一些地方能勾起我们对史前伊甸园的生动回忆。如有机会观摩，我们会对大自然的勃勃生机大吃一惊。

既然不过是在想象，我们也不妨假设我们活着的时候大自然也能繁荣昌盛。毕竟，我们自己就是哺乳动物。不同的生命形态一同构成了繁华胜景。随着我们的消逝，这个星球会不会因为我们不再能够继续造福而变得有点儿萧条呢？

没有我们的世界会想念我们，而不是如释重负地大出了一口气——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呢？

目 录



序：猴之公案/001

第一部

第一章：伊甸园留存之香/003

第二章：夷平我们的家园/009

第三章：没有我们的城市/015

第四章：史前世界/033

第五章：失去的动物种群/047

第六章：非洲悖论/062

第二部

第七章：土崩瓦解/085

第八章：残存/096

第九章：永不消逝的聚合物/106

第十章：石化加工区/123

第十一章：没有农场的世界/139

第三部

第十二章：古代与现代奇迹的命运/167

第十三章：没有战争的世界/179

第十四章：没有我们的鸟类/188

第十五章：热点遗产/199

第十六章：我们的地质记录/217

第四部

第十七章：我们走向何方/235

第十八章：我们身后的艺术/246

第十九章：大海，摇篮/257

尾声：我们的地球，我们的灵魂/271

致谢/278

参考书目/290

第一部



第一章



伊甸园留存之香

你或许从未听说过“比亚沃维耶扎帕斯扎”。不过，如果你是在温带地区长大的话——所谓的温带地区包括北美洲的大部分区域、日本、韩国、俄罗斯、前苏联共和国的周边地区、中国的部分区域、土耳其、东欧以及包括大不列颠群岛在内的西欧地区——那么你的内心深处肯定会对它有所印象。如果你出生于苔原、沙漠、亚热带、热带、南美大草原或热带大草原上，那么那些与“帕斯扎”相仿的地方也必能唤醒你的记忆。

“帕斯扎”来自古老的波兰语，意思是“原始森林”。比亚沃维耶扎原始森林的面积约为2 023 400 000平方米，横跨波兰与白俄罗斯，是欧洲大陆仅存的荒野低地，年代已十分久远。当你还是个孩子，有人给你念格林童话的时候，想想看吧，那片雾蒙蒙的森林不就在你的眼前若隐若现吗？在这里，高耸的栎树和菩提树差不多长到了50米，它们那巨大的林冠荫庇着由角树、蕨类植物、湿地桉木和碗状真菌组成的湿漉漉的地面植被。橡树身披苔藓，已有五百多年的树龄，它们实在太大了，于是大斑啄木鸟就把云杉的球状果实藏匿在它们树皮的褶皱中。空气稠密而清冽，处处沉寂，星鸦沙哑的嘎嘎声、俾格米猫头鹰的低啸或是一声狼嚎偶尔也会打破沉默，转而又归于平静。

森林中，万古以来沉积的树叶覆盖层散发出幽幽香气，仿佛正侧耳

倾听着种子的发育。在比亚沃维耶扎原始森林，繁茂葱郁的生命理应感谢化作春泥的落红。接近四分之一的地上有机群落生长在各种腐烂物质中——每4 000平方米土地上有38立方米腐烂的树干和坠落的枝桠，它们为成千上万种蘑菇、苔藓、树皮甲虫、昆虫幼虫和微生物提供营养，而这些生物在其他由人工照料管理的森林中早已无迹可寻。

这些生物转而又为鼯鼠、松貂、浣熊、獾、水獭、狐狸、山猫、狼、孢子、麋鹿和老鹰提供了丰富的食粮。这里生物的种类比欧洲大陆的其他地方都多——不过，森林周围既没有山脉，也没有可供掩蔽的山谷，因此这里并不具备地方性物种生存的独特环境要求。比亚沃维耶扎原始森林不过是曾经东至西伯利亚、西达爱尔兰的古森林的一抹遗迹。

如此完好的生物学遗址在欧洲理所应当享有至高无上的特权。在14世纪，一位名叫瓦迪斯瓦夫二世·亚盖洛的立陶宛公爵成功地将他的大公国与波兰王国结成联盟，之后宣布这片森林为皇家狩猎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如此。当波兰-立陶宛联盟最终纳入了俄国的版图，比亚沃维耶扎原始森林便成为了沙皇的专有领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人进军时大肆地砍伐树木、屠杀生灵，尽管如此，原始森林的主要部分还是得以幸存，并在1921年成为波兰国家公园。苏联统治下，木材滥伐曾一度卷土重来，不过纳粹入侵期间，有个名为赫曼·戈林的元帅因酷爱自然，下令将整片森林设为禁区——当然，他本人高兴的话还是可以入内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传说约瑟夫·斯大林在某个醉酒的晚上，在华沙同意将森林的五分之二交给波兰。共产主义的统治并未给森林带来什么变化，也就是建造了一些高层人士的狩猎区别墅。1991年，在其中一幢名为维斯库里的别墅中，前苏联签订了解体协议。然而，事实证明，这片古老的圣域在波兰民主政治和白俄罗斯独立自主下受到的威胁反而大于700年来的君主专政和独裁统治。两国的林业部门纷纷鼓吹通过加强管理来保持比亚沃维耶扎原始森林的生态健康。然而，这种“管理”，无非是采集和销售成熟硬木的幌子。若不是“管理”，这些硬木终有一日能随风撒下果实，将营养还赐森林。



拥有500年树龄的橡树。波兰比亚沃维耶扎原始森林

詹努斯·科贝尔摄